

小院岁月

□陈红莲

这样的小院，在早几年的农村很平常。

一栋小楼，独门、独户、独院，早晨起来，开了房门，便去开大夜门，接着进进出出，屋里、小院、河埠头，来来回回走，洗衣、做饭、倒垃圾。吃过早饭，有人扛起锄头，走向田野，有人推出电动车，骑着上班去。屋里没人了，大夜门一关，小院与外界便分隔开来，泰然静处，舒舒适适享受阳光、雨露和风的沐浴。

近几年，房产大热，小院被迫瘦身，东一块西一块地被蚕食瓜分，变成车棚、小屋、出租房，原本偌大的空间日益逼仄。有的像木柴盒一样狭小，黑黝黝的，阳光照不进来；有的像一根窄窄的扁担，仅容一人进出，冬天北风倒灌进来，阴沉沉割脸；有的干脆撤了小院，改建成房屋，天天与租客大眼对小眼过日子，手里数着不错的租金，心里却想着小院曾经的好。

有个像模像样的小院，渐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奢侈品。城里有钱人家，作兴住别墅，买房前尤其看重小院优势，最好拥有前后院，坐北朝南，前院养鱼栽花，后院植树种菜，一年四季，绿荫庇屋，鸟语花香。乡野普通人家，也有小院情结，小院的好，不仅在于可以晾晒衣物、堆放杂物，它更像是一道屏障，是一颗心同外界交流的出入口。院门一开，外面的人可以进来，里面的人也可以出去；院门一关，外面查查脚步声渐远，纷扰隐去，闹中取静，院内的人得以静坐、静思、静静地做事。也有人家，把小院打扮得唯美尽美，地面铺

上五彩花岗石，墙面贴上瓷砖，院内清理了杂物，摆上高大绿植，赏心悦目，一下子拉高档次。家人一进门，满身铅尘被挡在了外面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爱家，从爱小院开始。

当年两间楼房加一间小屋并排建造时，婆婆为了能在小院内晒谷，两间楼屋前面浇了水泥地，门前一块高，再过去一块低；一间小屋前是石板地，比这两块再高出一个台级，一半建个柴间，安放锄头铁耙箩筐等农具，另一半旁边搁有洗衣板。一个小院三块地，高高低低，进出自然不方便，但那时家境贫，也就随它去。婚后没几年，农田流转给别人种了，打稻机、排风机、农用三轮车先后处理掉，柴间失去作用，拆了，小院豁然开朗。终一日，院内的三块地被家人合力推平，填上小碎石，浇成了一整块水泥地。改造后的小院平坦整洁，女儿正好学走路，稍大点，跳绳、踢毽子、打羽毛球，小院陪着她成长。逢年过节，小院派上大用场，一大家族老老少少三十多人，聚到婆婆旗下，开三大桌。吃完了，打牌、搓麻将、聊天，其乐融融。天气晴朗时，桌凳一搬，一切活动都在小院内进行；雨天，支起帐篷，篷下摆上几桌，照样开开心心喝酒划拳。

我爱养花，本来想趁这次改建，在院子中间做一个花坛，可是婆婆不赞成，仅在西边一角，依围墙砌出尺来宽长方形小地块，算是象征性安抚我。也只能随遇而安，先后种下栀子、月季，还有一丛杜鹃，又买来许多花

盆，栽上形形色色的花草。开头的时候，婆婆嫌落叶多，后来一年四季檐下花开不断，邻居们上门来看花，随带坐下来跟年迈的她聊天，婆婆有人陪伴，慢慢转变了观念，任我折腾了。过了十来年，小院再次改造，终于如愿在院子中间开了一个花坛。如今，花坛中间一棵柚子树已枝繁叶茂，年年柚香飘远。

再次改造后的小院又一次变了样，重新立了墙门，西边搭起玻璃棚，可晒衣服、停电动车，南边一角砌个蓄水池，雨天玻璃棚的水下到蓄水池里，可浇花，可洗涮衣服。养的花越来越多，大大小小一百多盆，分成两处放置，一处是南边的柚子树下，一处是东边的大门旁，天冷了，转移到玻璃棚下、阳台、室内。这些花，成了小院的妆容，花衣服绿盛装变换着穿，日日新衣，美丽得让人羡慕。女儿女婿来了，先立在柚子树下数柚子，再细看花草，一边看一边摸出手机，拍图，发朋友圈。三角梅、五色梅、海棠花、茶花、玫瑰花、长寿花、木槿花、太阳花、茉莉花……这是观赏的；蓝莓、无花果、柠檬、草莓、石榴、金橘、柚子，这是又好看又好吃的。一次，外来租户借用小院晒衣服，惊呆了花前，不由自主感叹：“好多的花呀！”过一会，又说：“多好的花呀！”家里来客人，必定要站到小院里，先赏花，再进屋。

岁月变迁，小院无言，曾经种过的丝瓜、蒲瓜，渐渐淹没在记忆的潮水中了。昨夜梦里，依稀看见婆婆，小心挽着她看花，婆婆始终没说话，去时含笑。梦醒时分，想着物是人非，不禁泪目。小院是种寄托，一直难忘故乡的小院，那里有青石板、小圆井，还有妈妈忙碌的身影……

幸福的秘密

□俞亚素

单位里，苏姐是养花大师。一盆半死不活的花到她手里调养一段日子，大都能起死回生，甚至更加娇艳欲滴。我们尊她为花仙子。

苏姐笑着说，我哪是什么花仙子，不过是花奴罢了。你们以为养花就是赏花啊，那是需要付出的。

苏姐是个幸福而贤惠的女人，女儿在日本读博士，老公是公务员，天天早上送她上班，晚上接她下班。她坐在副驾驶座上，眼睛笑得像一弯新月，脸笑得像一轮满月。而旁边的老公则在一旁宠溺地看着她，仿佛在欣赏一盆美丽的花，果真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

我的心不由一动，苏姐的老公可不正是将她当花来养！

说白了，养花也真不难。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养不好，皆是因为不肯用心罢了。苏姐曾经这样传授养花经验：给花浇的水最好放置几天，枯枝败叶要及时去除。如果是盆花，还要根据天气情况随时搬移。如天热了，花要移到阴凉处；天晴了，花要适当地沐浴阳光；起风了，花就要被护送到安全地带。有空时你还得陪陪它，跟它说点赞美的话。我们听完都笑了，这花不成精了？苏姐正色道，讲真，都说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其实花花草草跟人一样有情。当你用心待花时，花也常常以娇艳的容颜来报答你的恩情。

我不由点了点头。其实，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自古，女人如花男人如树，花需要呵护，树需要崇拜。如果在婚姻里，夫待妻如花，妻视夫如树，那么，树也刚强，花也柔美，刚柔相济，一个家庭便可和和美美也。平常，人们总感叹岁月是一把杀猪刀，可是对于生活在和风细雨中的女人来说，婚姻好似一张张补水面膜，滋润着女人的脸，更滋润着女人的心。即便到了非添皱纹不可的年纪，被婚姻善待的女人，她们的皱纹也是柔和的、细腻的，就像是画家不经意间的寥寥几笔。反之，一个被婚姻漠视甚至折磨的女人，因为劳心劳力，她眼角的皱纹甚至比她自己的年龄更加深刻，更加沧桑。

我的姑母曾经这样总结婚姻。她说，年轻时，男人应该让着女人，关爱着女人。因为生养孩子的缘故，女人的体质大都不如男人强壮。等到年老时，女人的身体反而比男人好，于是换女人来照顾男人。其实，她是在说姑父和她自己。姑父真的是难得的模范丈夫，他一直奉行女人是花，需要精心照顾。姑母生三个表哥时，都是姑父伺候的月子。而且，他将表哥们也教育得很好，要他们孝顺母亲，善待自己的妻子。三个表哥无一例外都继承了姑父的优良品行，因此，三个表嫂都很幸福，对姑父姑母也很孝顺。后来，姑父病了，被他宠了一辈子的姑母毅然挑起了照顾他的重担，甚至不要儿子们插手。姑母深情地说，该是我回报他的时候了。

姑母的话，我深信不疑。有时候在公园，或者街头，我也常常见这样温馨的画面：老婆婆用轮椅推着老公公，老婆婆一脸关切，老公公一脸坦然。他们用蹒跚的背影书写着一段美好的黄昏，让人为之动容。

如养花般经营婚姻，夫妻俩共同努力，同成长，婚姻之花便可永开不败。

总第6864期 配图 汤清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